六典通考

宮政考

湖西閻鎮珩輯

宮政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子聽男治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昔在黃帝之興一后三妃以存靈憲形史小臣以備內官其元妃西陵氏之子也曰嫘祖躬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蠒絲遂稱織紝之功以給郊廟之服其次形魚氏

及嫫母嫫母貌惡德充帝賢而內之以爲屬女德而無
忘與女正而弗襄雖惡何傷故世言賢妃者稱嫫母云
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後句四星
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孝經援神契曰辰極
橫后妃四星端大妃光明故帝嚳氏則之爰立四妃上
妃有邰氏之女姜嫄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簡狄產
契次妃陳鋒氏之女產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常儀產
帝摯堯娶散宜氏謂之女皇舜娶帝堯之子謂之女匽
禹興以塗山桀亡以妹喜商興以有娀紂殺以妲己周
之興有太任太姒邑姜其時刑于式化肇本躬修彤管
女史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

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而險謁不行也其後康王晚朝關雎誌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于幽王箕服之謠作白華之刺褒姒哲婦傾城京邑爲墟自爾以來羣后僭亂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卒於羣支爭統冢嗣遘屯下逮戰國風憲逾薄溺情任欲顛倒名分破國隕身往往而是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之效也秦漢以降昏明迭代古今相較略同一揆宋鄱陽馬氏書述歷代后嬪詳矣茲不復著惟取經傳記載有關內治者通次爲王宮之政係以婦職染采親蠶服飾及宮車儀從宿衛之制而東宮不別爲立目姑附見

其略焉總括往章增損文質來者取鑒儀式匪遠作宮政考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　正歲以宮刑憲禁於王宮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

宰夫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正歲夏之正月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守爲之版以待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待待比也元謂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夕擊柝而比之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惰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云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亡況有災乎元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illegible]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令宿衛之事茲亦存焉辨外內而時禁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稽其功緒糾其德行稽猶考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幾其出入均其稍食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元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廩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也怠惰慢也奇衺譎觚非常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行事吏職也陳及之曰胡五峯云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去其奇衺之民是妃嬪與官吏雜處廉陛不嚴而內外亂矣不知宮正所掌者宮中徒役之民與

夫典婦功絲枲染人屨人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宮廬官署在內雖在宮中不應與妃嬪雜處漢郎吏舍衞士廬周匝殿內自後世而觀亦與宮嬪雜處耶稍有政事必有節制如胡氏之說則凡在外朝者悉士民可也凡在宮中者悉妃嬪可也

魏了翁云次舍暫止之地今之客次吏舍亦此義左氏立二例謂一宿爲宿再宿爲信三宿爲舍恐未然案直宿之士吏遞日番代各有定舍次者止也劉氏彝以爲八次八舍是也魏氏客次吏舍之說義近於鑿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庶子宿衞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元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內外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

門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三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喪服衰絰也凶器明器也潛服若衷甲者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尨奇無常怪民狂易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乃行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以時啟閉時漏盡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辟行人使無干也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掌埽門庭門庭門相當之地魏了翁曰昧爽以前二刻半屬晝黃昏以前亦有二刻半屬晝是晝六十刻則常有六十二刻半夜四十刻止三十七刻半蓋常明迫陰陰不能盡掩明古人謂高舂而起三商而眠此也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日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為其井

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潔也詩云吉蠲為饎鄭司農云匽路廁也玄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霤水而流之者共王之沐浴自潔清所以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勞褻之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

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第簀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

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宮中有事則蹕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儆蹕

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一曰宮禁宮王宮也令宮門有簿籍

宮禁士師掌之小宰懸之宮中之刑非士師所得預故小宰從之受法以糾內人之姦慝焉內宰職云正歲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后宮統於小宰而司其禁者實內宰也

右王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附　禮書周官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女御掌御序於王之燕寢大僕掌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春秋書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書西宮災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有西宮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玉藻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左傳曰齊人遷襄公殯於大寢宋大尹盟於小寢之庭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內則公庶子生就側室內宰正歲令於王之北宮以陰禮教六宮又曰王后帥人使獻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喪大記曰大夫世婦卒於適室內子未命死於下室遷尸於寢上士之妻皆

死於寢士喪禮士死適室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蓋
王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
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
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
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於
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
居中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
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夫人
三宮亦正宮在前二宮在後其制如諸侯之三寢自卿以
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理或然也
諸侯三宮有東宮西宮則正寢在中可知退適小寢則小

寢在後可知魯定公時有高寢蓋變亂禮法而名其寢耳

何休曰諸侯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安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閽寺者稍食吏祿稟也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蔽寡均宿衛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昏禮母戒女曰夙夜無違宮事以陰禮教九嬪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致后之賓客之禮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元謂士妻亦爲命婦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人以下所用財正歲均其稍食施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宮后

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之守宿衛者）鄭鍔曰小宰所治王宮乃王之六寢此所治內宮蓋后夫人所居之宮乃王之北宮夫以王者尊嚴后夫人寵貴而中宮之事乃以朝廷下大夫統治而宰制之其意以為第裯既交則情與愛洽顏辭媚熟則公為私奪故雖宮闈政令一以付之示大公至正以塞險詖私謁之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命謂使令所為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后出入則前驅（道之）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掌王之陰事陰令（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糾猶糾察也）掌內人之禁令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內內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 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求瘳也祠報福也 疏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 逆內宮 鉤考六宮之計 書內令 后之令 凡后之事以禮從 亦如太史之從於王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 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而米出于廩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九穀六米別爲書 歲終則會計其政 政用穀之多少 疏六米者九

穀中黍稷稻粱菰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皆無米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滌濯及粢盛之爨鄭司農比讀爲庀庀具也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主通之使相共授　內宗王后有事則從　小臣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服位謂燕居時也玉藻王卒食元端而居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　凡大事佐太僕　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昏義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

之正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所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魯桓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爲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

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芊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

越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

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婦人禮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閉陽開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去笄去飾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與百官考合民事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在內朝也內朝在路門內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也內朝家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君內政內事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掌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停地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湢浴室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障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

大戴禮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愼始敬終

云爾素誠繁成（朱子曰四字未詳恐有闕誤賈誼新書無誠繁二字）謹爲子孫娶婦（賈誼新書作婚娶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鳴乎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程子曰初家道之始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無是矣）　周襄王將以翟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

之後太任之家也太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詩云摯仲氏任又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

杞繒由太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太姒之家也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

齊許申呂由太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太姜之家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

陳由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女成王之姊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親以申固其家

昔鄢之亡也由仲任鄢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爲鄢夫人唐尚書云鄢爲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爲西戎所殺而詩云褒姒滅之明驗有所由也

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姞姓

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

聃由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爲聃夫人同姓相娶猶魯昭娶於吳亦其瀆姓所以亡

息由陳嬀息姬姓之國陳嬀陳女爲息侯夫人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嬀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嬀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嬀之美於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嬀歸

鄧由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爲楚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

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羅由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姬氏之女為羅夫人盧由荊媯盧媯姓之國荊媯盧女為荊夫人荊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外利行淫辟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翟隗姓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豺狼之德不可厭也禮新不閒舊閒代也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其無乃階禍乎王弗聽

右慎始　司馬遷曰夏之興也以塗山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九嬪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敎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敘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賈公彥曰禮運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后以下法之故從微嚮著卑者宜先從著嚮微卑者宜後也陽尊而陰卑月乃爲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爲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言掌御敘防上之專妒者於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也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朝服展衣君在堂雞鳴太師奏雞鳴於殿下奏白也殿階也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析告辟也應門朝門辟啟也然

後少師奏質明於殿下質正也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　詩小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鄭志小星傳稱禂被也箋云禂牀帳也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荅曰今人名帳爲禂雖古無名被爲禂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帳云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造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也會朝也　正義曰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夫人鳴玉佩告去則雞鳴當待太師告之

後此夫人自聽雞鳴後言告御之正法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得告方起也　薛君章句曰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又漢杜欽傳佩玉宴鳴關雎歎之李奇注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數說皆魯詩之義

右御敘之節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衰老無嫌及猶至也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

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而一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繆髮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辟女君之御日也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楊倞曰此蓋誤耳當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卽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慾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成昏矣故曰冰泮逆女朱子曰荀子本文與家語孔子對哀公語同楊氏之說恐未必然然其言霜降閉藏十日一御者似亦有理故特存之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婦德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　劉向

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昔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其亡也以褒姒此其著者也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也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鳥獸尙然而況於人乎故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三者亂則亂此關雎以爲詩首重人道之始於此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

言太上者民之父母 太上居尊上之位者 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窈窕幽閒也逑匹也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也 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而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

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旣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

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　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游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公游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

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
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
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
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
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安車及則已自經矣

右后夫人守禮　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句踐女也昭王
讌游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
曰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王樂游要妾以死不敢聞命
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太史史曰是害王身
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
王之德妾請從王死矣昔日游樂是以不敢聽命今君王

復禮國人爲君王死何況妾乎妾願先驅狐狸於地下昔日口雖不言心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宴室夾室次宴寢也亦曰側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曰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即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王后以七月爲節者君聽天下之內政自諸侯以下同之也　賈誼新書腹作有身宴室作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太師瞽者宗伯之屬下大夫太宰膳夫也冢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樂爲陽故在左飲食爲陰故在右升所以斟　新書升作斗此下有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二句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謂逆序若淫聲　新書縕瑟作撫樂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右胎教太任邑姜事見下章姬子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

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妊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妊者能謹於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識必過人矣此之謂胎教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大戴無太卜曰十二字）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彘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

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受乃負之代士也保保母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勢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則太牢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國君世子太牢皆謂長子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眾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特埽一處以處之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

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
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
否則男左女右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也世子世則君沐浴朝服夫
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
降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夾而褖衣也適子
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欽有飾記有成也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
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
使有司名之擯者傳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名子問於申繻也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
其首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食子者三年而出見

於公宮則劬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不離人母子而因以娛公也　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綂之南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　周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也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敦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

周室君子謂太任能胎教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也在郃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之所以教誨扶持十子者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常以正道檢柙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武王后曰邑姜太公之女也妊成王之時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以

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 太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宗婦同宗之婦也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 以德命為義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 以類命為義 若孔子首象尼邱 取於物為假 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 取於父為類 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 不以國 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也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隱痛疾患辟不祥也 不以畜牲 畜牲六畜 不以器幣 幣玉帛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故以國則廢名 國不可易故廢名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 改其山川之名 以畜牲則廢祀 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 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 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 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 先君獻

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

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謂同日命之曰同

右生太子世子之禮　白虎通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曰王世子會於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於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

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取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　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敢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所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復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　君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壓臣子之亂也君薨嫡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産立之何專適重

正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　王子朝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言周典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文王舍其適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舍孫而立其弟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微仲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以武王賢故用權立之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權者見機而作非可爲常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脫不順其法違而犯之亦何有異於用權公曰舍賢立聖

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言不及文王者能推其所愛之賢者而立之亦無殊於立適矣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脫不能審其賢愚則於廟卜其吉而立之亦權之義也　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

右立太子世子　漢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

賀講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色憂貌淺也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疾之藥必親嘗之試毒味也嘗饌善謂多於前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復嘗所膳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日朝以其禮同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

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也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釋式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也 旬有二日乃閒閒猶瘳也 晉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 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

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爲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日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夫人歸擇立君曰其卜二圉也

右世子事君父　韓詩外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易家人利女貞家人之義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統而論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貞故利女貞其正在家內而已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說女也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

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以相成熾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擇言行必有恆而身无擇行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爲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能以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爲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近至尊能富其家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

恤而吉彖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朱子曰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於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如施於人也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范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爲主女正則家正矣要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九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

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順如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象傲亦愛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爲兄弟者定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而天下之爲夫婦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于太姒

友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內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內而成故文中子曰明內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爲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爲倡陽不爲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無攸遂在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

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敬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嘗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以孽婦亂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反此者也以陽處陽居

下卦之上爲家人之長剛嚴者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少長有禮各得其序以聽於其上故彖曰順在位也富者非富於財而已家之富猶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愛也詩曰之

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吉以陽居上處家人之終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變也嚴之者所以常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揚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威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威與見侮無非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宋哲宗七年中宮初建將行嘉禮給事中范祖禹以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周易家人之卦聖人所以定天下之本乃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爲解義一篇錄進以代奏事卽此篇也後紹興二十三年張浚奏論內治略曰竊讀易家人象辭知致治之道必自內始復考象辭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之譬則化也火之譬則禮也禮修於身化行於外是爲風自火出其言與范義相發明故附著之

詩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

注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知鳲鳩乃可以配焉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呂祖謙曰草蟲爲世婦作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以禮自防警懼者終其身

齊桓公葵邱之會諸侯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僖公九年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

周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耦國臣擅命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

驪姬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食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輕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盍何不也重耳申生異母弟欲使言見譖之意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曰然則盍行乎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父者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謂奚齊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

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皋落氏反狐突懼乃稱疾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經是以爲恭世子也言行若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魯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也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

曰非禮也疏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人能明矣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賢焉臣無服君之義故於大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不言夫人

右齊家　袁燮曰男女之欲人情所不能免也溺於其所愛而忘其爲戒則本然之心日以昏蝕古之人以爲家不齊不可以治國故必擇賢妃正女資稟不羣敎飭有素端本於宮壼之閒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夕規警而此心之明莫或蔽之矣

論曰昔成湯責己先以女謁之盛武王罪紂惟其婦言之聽雌而雄鳴厥家必索蕕與薰並其臭十年故坤者乾之偶也无成而代有終月者日之妃也兩曜不能並

位順陰陽之序則萬物以成乖男女之倫則六沴交作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傾城致災非徒然矣自秦滅戎夷之俗世播牆茨之醜義渠逼處濁亂深宮不韋居奇竊稱假父方在昭王新立政皆出自母后女主臨朝之制古所未聞二居九五之位實萌于此漢有人彘之禍劉氏不絕如綫莽倚元后之貴居攝遂已卽眞故赤符再興首黜配天今讀建武之詔書凜然春秋之大義也然而前懲雖著貽謀不臧馬鄧令終猶多慙德閻竇煽處幾搖國本至於何進袁紹之徒賈充成濟之事血刃禁闥干犯乘輿非有太后陰助于中其奚遽及此乎魏黃初二年文帝欲封皇太后兩親陳羣以爲推恩外

戚三代所無秦漢徇私覆轍相踵帝是其言遂寢不封其後拓跋魏之季世胡靈太后知政尊崇厥考大建五等於時綱紀陵替强臣跋扈東西分立元祚遂亡故婦乘其夫母陵其子失黃裳之吉懷無陽之疑在六極曰弱于家道爲凶且唐太宗英武之君曾不再傳而遂遭韋武之逆宋宣仁垂簾之治雖云小康而實釀徽欽之亂後晉之石重貴晚宋之瀛國公並隨太后稽首虜庭每讀其書輒爲廢卷是已古者君薨子幼立同姓爲攝主負之斧扆輔以親賢母后雖尊不預幄謀誠恐盜鼎之變基于中冓而履霜之漸預戒堅冰也

湖西閻鎭珩輯

宮政考

婦職

周自后稷歷世相傳其君子重稼穡之事有室家則躬織紝之勤上下相勉不忘艱難王業由此基焉詩首關雎次以葛覃言后妃志在女功而化天下以婦道也及幽王惑褒姒廢申后以階犬戎之亂而詩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是以遂成煽處之禍敬姜所謂人逸則淫淫則惡心生者是也秦漢而下掖庭之選動盈數千綺紈貢于外方

機杼輟于中府惟東京明德馬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和熹鄧皇后敦尚節儉不崇奢麗上方淫巧禁止勿作其餘蓋罕有聞焉內職曠闕醜德彰聞淄蠹之患其來遠矣故先王詳列九職使嬪婦化治絲枲又立典功之官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自王后至於內人莫不相率以絲枲之事非徒防淫怠而懲不率亦欲以修本業而端化原也

內宰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于王因以號焉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正正其服止踰侈奇衺若今媚道展猶錄也緒業也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

云語爾嬪功元謂典婦功日及秋獻功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婦功婦功謂絲枲劉彝曰功者德行之實有德行以飭其身而無功實以事其上雖有寵祿不足自固故有宗廟祭祀籩豆之濯概以致其潔有王后奉養膳羞之精備以盡其心有祭服元黃歲功之所施以致其力有粢盛饋食薦徹之贊佐以盡其禮婦功即內宰職所云作二事者劉氏以濯溉薦徹諸事當之乃經所謂禮事非婦功也鄭氏鍔云教以婦功者欲其知蠶織親劉說爲得之

女御以歲時獻功事絲枲成功之事

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婦式婦人事之模範法其用財舊數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資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絲枲之事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授當爲受聲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

鄭司農苦讀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書其賈數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署物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宮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凉宜文繡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外工外嬪婦也內工女御凡上之賜予亦如之王以絲物賜人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良當爲苦字之誤受其麤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工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縑帛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而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蘏之屬故書齎作資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歲終則各以

楷貢亦工之意大宰以

日絲繭之已繅者未絡者化絲治以之方苞曰此嬪婦卽帛典婦功職之嬪婦

閒嬪婦所化治不知女

其事乎黃氏度謂九嬪

所謂內外工也諸侯遠在

奔走千里而效力於王宮大

內人女工責之亦非所堪必不

謂之婦功布帛婦官之事曲禮納女於國

大曰備埽灑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

曰酒漿者奉祭祀之物不如是不足以配

酒

婦人之

國君埽灑者[illegible]家之事不如是不足以配大夫　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仲冬之月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靡侈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胡銓曰經云后妃獻則獻於王矣鄭據祭義謂夫人不獻則后不獻繭天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爲比又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自獻無疑矣鄭又謂收外命

婦繭税案内宰職后妃帥外内命婦蠶則繭税亦内外均何必外命婦

皇氏侃云外命婦之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公家但收其繭税耳孔氏謂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以供造恐未必然國語明言命婦成祭服則非給自官家可知

祭義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

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昏義順婦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行善者猶不爲稱夫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

孔穎達曰祖廟未毀謂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高祖廟未毀欲嫁之女教於公宮祖廟既毀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

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三月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欲使嫁而為婦道教而成和順也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　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箋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也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正義曰秋言淒淒春言遲遲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稍長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

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釋草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蘩云皤蒿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蠶之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之化所以悲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 箋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 箋云狐貍以共尊者此時寒宜助女功 正義曰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服虔云貍製貍裘也禮言狐裘多矣

知狐裘以共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爲正女功皮裘爲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　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箋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能忘孝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莫莫成就之貌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

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正義曰孫炎曰煮葛為絺綌煮之於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為煮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傅

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正義曰襄二十八年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

子貢詩傳諸侯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宋蘋申培

詩說亦同今據二家之義宋入婦職

瞻卬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　魏風葛屨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　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要褸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箋云服整也褸也領也在上好人尙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仍云女手者明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爲成婦矣既

成爲婦則當家事盡爲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也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謂無舅姑者若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　陳風東門榖旦于差南方之原榖善也原大夫氏　箋云旦明于日差擇也朝日善明日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箋云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與也池城池也漚柔也　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彼美淑姬可與晤歌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正義曰考工記㡛氏以說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湊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　莊公二十四年秋哀姜至

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居坐也昔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

淫也（沃肥美也不材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嚮義也）故王后親織玄紞（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紞所以縣瑱當耳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既織紞又加之以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之覆也）卿之內子爲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孟子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白虎通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告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可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

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敎宗室五屬之女大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己父母者示婦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妒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

漢書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爲明火所以爲

溫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

韓詩外傳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驏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而死越兵畏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桑宋

虞書服十有二章衣曰作繪裳曰絺繡孔傳云五色備爲繡葛之精者爲絺蓋古人尚質絺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後代無用絺者記曰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其祭服皆元上而纁下詩曰元袞及黼又曰元袞赤舄康成謂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是也玉藻天子始冠元冠丹組纓儀禮聘禮昏禮幣皆元纁束其簋則元被纁裏其笄則緇被纁裏而周官方相氏所御元衣朱裳其施於銘物亦緇上頳末陳氏禮書曰元緇所以體道丹黃所以象事體道者在上象事者在下故易稱垂衣裳以取乾坤天色元地色黃而纁者赤黃色也土寄位於南方南方色赤故用纁焉染人職云夏元纁秋染夏夏

者大也言五色大備也先之以元纁者畫法天地之色且尊祭服也十二章之數終以黼黻黼卽斧也刃白而登黑有剸斷之義焉黻之文兩已相戾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義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是也唐六典載練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絳三曰黃四曰白五曰皁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土採以時月皆率其屬而修其職焉

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盟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線纊著冊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

染人

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冬獻功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故書

纁作熏鄭司農云熏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夏大也秋乃大染元謂纁元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元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鷮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

掌凡染事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羽所以飾旌旗及玉后之車淳而漬之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賈公彥曰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案士冠禮注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若更以紺入黑則爲緅若

再以緅入黑汁則爲玄故云玄則六入與玄入黑汁則爲緇緇與玄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　㡛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故書涗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元謂涗水以灰所泲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湊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宿諸井縣井中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子春云淫當爲涅書亦或爲湛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元謂淫薄粉之令帛白蛤今海旁有焉淸其灰而盝之而揮之淸澄也於灰澄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更渥淳之明日沃而盝之朝更沃至夕盝之又更沃至旦盝之亦七日如漚絲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湅法有二一爲灰湅渥淳淫蜃是也一爲水湅暴日宿

幷是也晝以陽氣溫之夜以陰氣寒之二氣備而素功成焉禮服傳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小功湅麻治去莩垢大功布則鍛治之功麤沽之自四等喪服至於純吉湅麻湅布法尤詳備然

此記不著篘舉絲帛之法而已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為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為裳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火以圜鄭司農云為圜形似火也元謂

彩[illegible]作服為[illegible]衣山以章水以龍章讀為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麇為獐龍水物在衣鳥獸蛇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足為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污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繢事後素

物相雜謂之文畫繢取其文備故曰雜五色木與金配故青白相次火與水配故赤黑相次地為天配故元黃相次乾居西北而天事武故黼之色白黑艮居東北而成始終故黻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故服章以黼黻終焉詩曰元袞及黼黻衣繡裳書曰麻冕黼裳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袞黻也皆舉其章之末者以著其相終之義耳畫土以象地畫四時以象天

天無形體隨四時而異色故曰天時變也馬氏云獐山獸畫山者幷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幷畫龍然古人之象有山不言獐有龍不言水今此記有獐有水大約因山及獐因龍及水非棄本而遵末也鳥即鳥隼爲旟之類獸即熊虎爲旗之類蛇即龜蛇爲旐之類或繪於衣或繪於旗常皆畫繪之事也素功者質也畫繢者文也惟白爲能受采故素功爲先畫繢爲後虞書十二章此記惟言四章合黼黻僅六章又言天地不及日月星辰陳氏禮書謂周服止九章無日月星辰與記合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以權量授之以待時而頒之（時染夏之時）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

夏小正曰五月啟灌藍蓼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婦官染人也采五色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質正良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爾雅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赬赤三染謂之纁纁絳也青謂之蔥淺青黑謂之黝黝黑貌周禮曰陰祀用黝牲斧謂之黼黼文畫斧形因名云

邢昺曰一染一入色名縓今之紅也說文云縓黃赤色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是也再染名赬即淺赤也三染名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鄭玄云染纁者三入而成禹貢云厥篚元纁是也淺青一名蔥玉藻云三命赤韍蔥衡是也黑色名黝以白黑二色畫之為斧形名黼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書曰黼

黻絺繡是也

染采有正有閒用兩色閒織之是爲黼黻文章象四隅也用一色專織之是爲黑黃蒼赤象五方也祭服用專色爲旗章四正用正色四隅多用雜色東之南則青多於赤南之東則赤多於青其餘方隅可以類推

典瑞繅藉五采五就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賈公彥曰凡言就者或兩行爲一就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帀二行爲二就聘禮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就卽等也雜記三采六等注云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

弁師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五采藻十有二謂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爲十二旒也就皆五采玉十有

二各條一旒而言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玉笄朱紘者以玉笄貫之又以朱組爲紘從頤屈結之也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朱白蒼也皇氏曰五采玉飾依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

藉玉以繅其長眡玉采象德之文就象文之成內貞剛而外柔順又有文焉乃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大夫聘亦二采禮窮則同也

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元端服之韠也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雜猶飾也君裨帶上

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黃色也一命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

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縕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

士不衣織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無君者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元端元裳

衣正色裳閒色謂冕服元上纁下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正服

正義曰大夫士去國三月內服素衣素裳三月後別服元端元裳采色之中元天色故爲正纁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閒皇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閒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東爲木木色青木剋土土黃並以所剋爲閒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南爲火火赤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西爲金金白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北

爲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駁黃是中央閒中央爲土土剋水水黑故駁黃之色黃黑也

雜記藻三采六等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韠純以素紃以五采素生帛也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

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易曰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士皆爵韋爲韠其爵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將冠者采衣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飾也緇布衣錦緣錦紳並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易坤六五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元黃天地之正色

尚書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

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顧命黼純華玉（華玉五色玉也釋器緣謂之純其色白與黑也）敷重豐席畫純（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以雲畫之爲緣）敷重筍席（筍析竹青皮也）元紛純（以元組爲之）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謂色元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彤裳纁色也釋器云赤也）

禮書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曰蟻裳元彤裳纁詩曰毳衣如璊又曰𦀨元𦀨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蓋裳以纁爲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託於火故也若夫元裳素裳之類各象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

故元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彤裳其說是也

詩豳風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玄黑而有赤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正義曰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禮記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凡元色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染元入數禮無明文鄭約之以爲六入謂三入赤二入黑蓋黑而兼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染朱入數書傳無文鄭約之以爲四入蓋三入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毛萇所云朱深纁是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

制　正義曰古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淸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爲飾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惟組紃耳若綠則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爲組紃矣　小雅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　正義曰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諸侯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幽珩三命赤韍葱珩據諸侯言也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　斯干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一家之內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采菽玄袞及黼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　箋云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之謂黼文也　王之賜雖用有文章者　正義曰玄袞者元

公而畫以袞龍玉藻注云龍袞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絺謂刺之言絺刺之於衣絺則畫之黹則刺之故言絺衣以對袞畫衣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　王風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箋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大車啍啍毳衣如璊璊赬也疏再染謂之赬郭璞云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正義曰毳衣之色衣則畫繢爲之裳則刺繡爲之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鵻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皆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繢若絺冕則衣刺粉米裳用繡元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毳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鵻其赤者如赬故二章各舉其一耳鄭志

大車傳以菼爲騅箋以菼爲薍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荅云騅鳥青非草名薍亦青故其青者如騅　唐風素衣朱襮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素衣朱繡繡黼也　疏繡得爲黼者績是畫繡是刺也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給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知諸侯當服之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不以繡黼爲領唯諸侯乃得服之郊特牲注繡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爲綃以其黼之與繡共

作中衣之領按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故破繡為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為綺屬則綃是繒綺別名於綃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為衣領乃名之為襮知襮為領之別名也　秦風終南錦衣狐裘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黻衣繡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正義曰錦者雜綵為文故云綵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為裘加錦衣以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錦文太著上有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　曹風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爲之

禮書詩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蓋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爲士之齋冠綦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弁師言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弁無玉飾康成讀玉璂爲綦以綦爲結是臆說也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語曰素衣麑裘則素衣其衣素積其裳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禮記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緇帶與君大夫之帶異矣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則士皮弁緇組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

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正義曰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也

子太叔曰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若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元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

衣

紅紫不以爲褻服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

禮書青赤元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緅緇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剋者相生爲正色相剋爲間色故甲己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剋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剋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剋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剋火故也孔子曰君子不以紺緅飾淮南子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黑色也禮文緅或作爵說文緅爲青赤色紺爲深青色則紺黑於緅矣鄭賈之徒謂纁入黑則爲紺紺入黑則爲緅不可考也說文又曰緇黑色綠青黃色絳大赤也纁淺絳也縓赤黃色紅赤白色縹蒼艾

色（緅與紫同）紫青赤色紫青赤色而與緅色不異其說誤也然
則考工記繢事則青白赤黑元黃而對方繡事則青赤赤
白白黑黑青而比方何也繢陽事也輕清而在衣繡陰功
也重濁而在裳陽則尊而不親故對方而不比陰則親而
不尊故比方而不對

明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公用南
京有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等府亦各有織染局歲造有定
數洪武時置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織染局又置藍靛
所於儀真六合種青藍以供染事未幾悉罷又罷天下有司
歲織緞疋有賞賚給以絹帛於後湖置局織造永樂中復設
歙縣織染局令陝西織造駝褐正統時置泉州織造局天順

四年遣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疋工部侍郎翁世資請減之下錦衣獄謫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免蘇杭嘉湖應天織造其後復設乃給中官鹽引鬻於淮以供費正德元年尚衣監言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襴並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謹自劉瑾用事倖璫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章服者濫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即位未幾即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

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
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
漸多蘇杭松嘉湖五府歲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甯
揚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
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紬絹帛山西潞紬皆視舊制加丈
尺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取給戶工二部搜括庫藏扣留軍國
之需部臣科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監兼司姦弊日滋
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各省直歲造供用蘇
杭織造間行間止自萬曆中頻數派造歲至十五萬疋相沿
日久遂以爲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
遂沿爲常例

染人一職秦以後或曰平準或曰司水至隋煬帝始合織染為一署以令丞兼掌之唐宋相因不改自明迄今上方服用多取給於吳越天地之氣由北而南而物產之盛衰應之非獨人功專巧妙契天成抑其水土之所變化精華之所凝結窮美極妍絕出他方之上考工記所謂遷地弗能為良者是也舜典述古人之象十二章嘗有天地之色至周人作記始有土象方天時變之說由今日觀之東南黼黻文章之盛遠過於西北豈非地方而時變者乎